

唐代离别诗抒情特点初探 · 朱学忠

离别的题材和爱情的题材一样，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古代的离别诗数量很多，尤以唐代佳作最众，质量最高，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古人对离别看得很重。那时交通不便，路途难行，信息不灵，也许还有政治上的因素等等。一别多年，能否相见难以料定。因此，离别的主客双方常常难舍难分，大多如南朝江淹《别赋》中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是江淹似乎说得太绝对了。诚然，离别的依恋是人之常情，但其感情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条件下所表现的离别之情也是有差异的。鉴于此，本文拟就唐代离别诗的抒情特点，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不主故常老调 抒写豪雄之情

唐代描写离别的作品，时间较早且名气较大的当推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云：“诗要避俗，更要避熟。”从内容看，此诗有受曹子建《赠白马王彪》“心悲动我神，弃置勿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帟，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疹，毋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影响的痕迹。但子建之诗满怀悲愤，语调沉郁。王勃此诗虽属老调重弹，但却弹出了不同寻常的旋律，弹出了“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白石诗说》）的刚劲的旋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是全篇精神所在，它曾引起无数志士的共鸣。陆机在《文赋》中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吕氏童蒙训》也云：“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那么这两句为什么能成为“警策”？为什么能“竦动世人”呢？我以为：王勃在送别好友时，给予身处逆境且又志同道合的杜少府不是哀叹，不是缠绵悱恻，不是同情的泪水，更不是世俗

眼中的金钱，而是比金钱更珍贵的发自作者肺腑的诚挚的劝勉和对将来前途充满自信的精神激励！这激励，让人摆脱眼前的愁苦，忘掉暂时的挫折；这激励，催人进取，不患得患失；这激励，让人眼界开阔，心想将来。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劝勉好友之中显示了自己豁达的胸襟和追求。此诗虽为送别，而境开阔，音调爽朗，旋律刚劲，独标高格。其乐观开朗的豪雄之情与盛唐前期经济文化的走向是一致的，与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是吻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谈到王勃的诗歌对唐诗发展的贡献时说：“正如太阳神万缕的光芒还未走在东方之前，东方是先已布满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曙光了。”

与王勃此诗同调的还有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据说董大是唐玄宗时代的一位音乐圣手，也是不遇之人。此诗首二句纯用白描：千里黄云遮天蔽日，昏暗苍茫，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断雁临空，游子无依之感于画面中可见，此乃以凄景写别情。然第三句宕开，摆脱了一二句造成的凄苦氛围，以鼓励朋友的雄豪之语让董大充满自信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殷璠《河岳英灵集》说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高适为人尚节义，此诗也可见一斑。

二、寻常恳切之语 更见普遍情谊

传唱久远、影响最大的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此诗在唐代已有盛名。刘禹锡《与歌者何戡》云：“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对酒》诗也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自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渭城》、《阳关》皆是《送元二使安西》被之音乐之后的异名，后人文章中常把它作为送别的代称了。

元二出使的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库车县），乃

荒僻之地。诗前二句交待送别的地点、时间、气候、景色氛围等。清晨，渭城客舍之中一对好友彻夜未眠，把盏对饮叙至天亮。分手在即，一场朝来的小雨打湿了路面薄薄的灰尘，初春的朝雨不免带有微微寒意，主客双方的心头或许也增添了些许冷清与愁怅。抬眼望去，客舍之外的柳刚抽出了绿芽。折柳送别、写柳寓别乃唐人之习俗与常情，更何况元二只身要去那“春风不度”之地呢？春来了，自己却要走了。何时得以和老友相见？此赴安西边关，前途是凶是吉，尚难卜定。想到这，面对青翠的柳色，面对相投的老友，不免心中涌出难言的愁绪。这一切，细心的王维感觉到了，于是作者深情地举起手中的酒杯，恳切地劝慰元二：尽管我们叙了一夜，喝了很多，现在你要上路了，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能聚首把盏叙旧，来吧，干掉这最后一杯吧，让它为你壮行，为你消除不快，为你祝福，祝你一路平安。语言恳切而家常，听了让人动情，让人难以忘却。沈约的《别范安成》有这样两句：“勿言一尊酒，明日难重持。”王维似受其影响。然沈诗低沉消极，而王诗平淡中显露出情感的浓郁诚挚，更表现了作者对友谊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倘与王勃高适豪雄之语比，前者孤高而未必人皆有之，后者平淡普遍而家常；前者给人以激励和振作，后者给人以恳切的劝慰和祝福；前者如高亢的美声，后者如一首通俗的歌。故能拨动更多人的心弦。

三、借自然美景 写惜别之情

盛唐诗人中，王昌龄现存的80多首绝句中，写离别的占了近一半。王昌龄写诗注重情景的结合。《新唐书·艺文志》载王昌龄《诗格》中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在《文镜秘府论》中他说：“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他的《送柴侍御》即是情景相兼之作：“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此诗约为王昌龄贬龙标（湖南黔阳县）任县尉时作。所送的柴侍御，此时离开作者所在的龙标要到武冈去。沅水，又称沅江，发源于贵州云雾山，流入湖南黔阳地区。起句意为：龙标、武冈两地流水相通，难以分开。一个“通”字，一个“接”字，两地相连，移情于景，人虽两地，然心相通、情相系。因此第二句直接道出作者的感受：“送君不觉有离伤。”离别自古多伤感，而这对好友为什么“不觉有离伤”呢？三、四句以自然美景作了绝

妙的回答：水相通，山相连，同临一片蓝天、一片云、一片雨，还有那可为二人传情的一轮皎洁的明月。情景相兼，景美情浓，不露伤感，充满了健康、乐观、开朗的情调。

以美丽的景色写抽象的相思别情，还有王维的《送沈子福之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此诗送别的对象乃沈子福。送别的地点可能在湖北襄阳或某地，因王维在湖北行踪不止一处。江东，指长江下游以东地区。作者可能在长江中上游某地送沈子福的。首句写杨柳渡口行客稀少，客少见境之冷清，写柳以寓别。二句交待沈子福沿江顺流而下向临圻进发。一、二句叙别，似显平淡。然最后两句写得精彩动人，作者将自己对好友的思念之情用浓丽的富有生机的春色作比，并用美学上的移情和拟人手法，说“无论你走到江南或江北，这无边的春色都会伴随着你，都会给你以慰藉，这也是一种美的享受”。美丽奇特的想象，将景与情融为一体，景美情浓，耐人寻味。

以美景写离别的相思，篇幅较长的当属“以孤篇压倒全唐”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作者以宁静、空灵的月夜美景为背景，衬托人物浓浓的相思。这也是艺术上的辩证法。相思之情表现得异常浓烈，但不消沉，它是人类处于青春年少之时对爱、对美的向往和希求。故闻一多在《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中称赞其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以美景写离情的值得一提的是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天宝十四载，李白曾在安徽泾县游赏过美丽的桃花潭。李白在当地结识了好客的汪伦。临行，汪伦以欢快的歌声相送，甚是特别。诗渲染烘托了热烈的送别氛围。送别的背景是桃花潭，可见景与情谐；继之作者突发奇想，以“深千尺”的潭水作比，化无形为有形，将汪伦对作者纯真深厚的情谊呈现在读者面前。美丽的“桃花潭水”也成了后人歌颂深情厚谊的代名词了。

四、借离别话题 写自己心志

一般地说，在古代的离别诗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主客双方或劝慰，或勉励，或表达彼此的依依惜别之情。然而，在唐代的离别诗中也有借离别为话题，主要写自己的情感和心志的，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其一）：“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此诗是作者任江宁（南京）丞时所作。芙蓉楼

在润州（今镇江）城西北，为东晋王恭任刺史时所建。辛渐由润州渡江，经扬州北上洛阳。王昌龄专程从江宁至润州，在芙蓉楼上为辛渐送行。一二句交待别地、别时、气候、别情于景中造足，三句转而不写别，却关心洛阳亲友对自己的挂牵，于是嘱咐辛渐：倘若洛阳亲友问及我的处境、心情，请你告诉他们：尽管我多次因谤遭贬，沉没下僚，然而我任何时候都会保持清纯、高洁的品行。“一片冰心在玉壶”，比喻奇绝，形象美丽，成为此诗的诗眼。塑造了一个光明磊落、晶莹高洁的脱俗的人物形象。我们淡化了离别的印象，只觉得它是作者美丽的心灵和乐观、高洁性格的外露。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别东鲁诸公》）也是一首不主故常的作品。通篇未见别意，作者以游仙记梦的形式，描绘讴歌了天姥山神话般的奇丽之景，表现了李白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并从侧面流露了他对黑暗社会的不满情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对黑暗社会的抗争，是李白傲岸性格的体现。此诗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可视作与黑暗社会的诀别。因此，它不限于个人别情，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天宝末年，李白在安徽宣城曾为族叔李云饯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即写于此时。此诗题为“饯别”却不叙别情，却向将要赴京任秘书省校书郎的族叔李云倾诉自己年华流逝、不为世用以至一事无成的苦闷。中间“蓬莱”二句写叔侄二人把盏谈诗论文互相称美，“俱怀”二句则写彼此飘举之兴，可上青天揽取明月。这可视作作者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情之亢奋，达到极点。然刚触本题，无尽的愁愤骤到心头，于是诗情急转，寄希望于“刀”和“酒”把愁断掉，把愁浇下去，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选走隐居之路与黑暗的社会诀别了。李白这两首诗，皆可借离别话题以写自己胸中块垒。

五、以蒙太奇手法 写惜别之情

所谓蒙太奇，是指电影中将一个个拍好的分镜头画面，进行有机的剪辑、组合，使其画面形象间产生连贯、呼应，从而表达完整的艺术构思或主题。这种艺术手段虽是后来的舶来品，但我们的唐代诗人用得甚为老道。如王昌龄的《留别郭八》：

“长亭伫马未能前，并邑苍茫含暮烟。醉别何须更惆怅，回头不语但垂鞭。”

此诗尽是无声的分镜头画面组接：长亭外，离

别之人静肃的骑于马背上；抬眼望去，附近的城郭村庄笼罩在烟雾和暮色之中。于是眼露醉态，回头望见送别之人，沉默不语。也许酒喝得太多，已经忘掉了这是离别，忘掉了惆怅。真的忘了吗？最后的画面是：骑在马背上的人，手中的马鞭再也无力扬起，只有任其低垂于地上。这无声的画面，让读者回味无穷。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的最后几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也是一组蒙太奇画面：伫立于军门之外的岑参与武判官挥手作别，武判官翻身上马，此时大雪纷飞，山路已被雪覆盖了，暮色渐浓，萦回曲折的山路上消失了武判官的身影。此时伫立于军门外的岑参把目光盯在了雪地上留下的马蹄的痕迹，凝视良久，惜别之情通过这几个分镜头的组接已经流露出来。

再看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也没有激励和劝慰，更没有一句惜别之语，也是用蒙太奇手法组成了一幅无声送别图：李白站在黄鹤楼上脉脉含情地注视着江边，孟浩然解舟扬帆向岸上的李白挥手示别。李白目送小舟顺流东下，继之镜头拉开：李白纵目江面，老友的小舟如同墨点渐渐地消失在滔滔江面之上。李白的视野中出现的是融为一体的无尽的流水、无垠的蓝天。镜头拉回出现近景或特写：李白仍站在江边楼头之上凝神远眺……此时只能听到滔滔的江水声，只能看到天上悠然飘逝的白云……多么深情的凝视。虽然画面中的人物无声无语，但是却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导演郑君里说，他拍电影《林则徐》时，曾受到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句的启发，设计过林则徐送别同道的战友邓廷桢的一组镜头：邓廷桢奉旨调离虎门，从海上扬帆启航时，林则徐身裹衣裳，快步冲上山顶，目送大海中战友的孤帆，直至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上，林仍伫立于海边山头上，任海风吹打。看了这组镜头，你难道不为林则徐失去志同道合的战友而惋惜吗？

唐代离别诗除上述种种抒情特点外，尚有借凄景以写别情的，借古人、古事以写别情的，等等，本文不再一一。